



# 夏日渔趣

湖北京山 李甫辉

天气预报可真准，上午看到短信，说是今日有大雨，下午天气就陡变了，乌云翻滚，暴雨霎那间下起来。夏天的雨，是酣畅的，或瓢泼桶倒猛烈一通，很快消停，或淋漓数日，直到下透，今天这雨不知属于哪一类。这骤来的雨，夹杂大风，将上午以来的闷热一扫而光了。我站在屋室的窗前，向外望，心里感觉到格外的快适，寻思这两天相宜的事，忆起童年夏天的捉鱼趣事。

故园荷花荡下长满水草的沟道现在已消失得没踪影了吧，二十世纪七十年代，那里却是轮廓分明的。每逢夏天大雨，荡水暴涨，泥黄色浑浊的水从荡口倾泻而下，发出轰轰巨响，溢水在沟内快速流动，冲刷得水草上下起伏。这时在沟道淤塞之地，多有扁嘴的胡子鲶，或银腹的鲫鱼滞留，它们一动不动在那里，嘴翕张着，偶摆动身尾。一次我放学路过，就看到那么一条大鲶。我骤然大惊喜，悄悄走近，陡然张开双臂满怀猛扑。不料那鱼却机敏得很，很快察觉动静，唰唰腾起身子，很油滑地翻转潜入下游的水里去了，水草大动荡，只剩下我眼望无奈、两手空空，和以后好长时间的后悔不迭。那条麻身鲶，多么大啊，现在想，至少不下半米长吧。

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的荷花荡，其下游沟沿长满了厚密的灌木丛，和两岸田里的稻秧一起葱葱绿着。晴天，沟水那么清清冽冽在这片浓绿间流动，水底的泥石鱼虾清晰可见。雨日，偶有扛铁锹的农人移动在不远处的田埂上，稻田的浓绿似乎要将其淹没了，记忆里，好像有邻村槽碾湾的辣椒伯伯吧，我到底记不大真切了。荷花荡豁口不远的埂边，曾有一口方正的土坑，下雨就有些积水，坑壁的草根被雨冲刷得清晰可见。那一个雨天，我站坑寻鱼，看到一个穿蓝色雨衣的农人渐走来，走到荡口隔岸的堤上时，他将铁锹竖立地上，站在那里看这

边的水势，脸上好像皱纹舒展开了，风雨飘打得他的雨衣贴身更紧。

故园北边的五芦堰是三口堰串连而成。夏天雨后，堰内水满，里面动静大得很，说明鱼的肥大。五芦堰和下面老屋湾子的大堰连通有一条深窄的草沟，雨日迎水鱼欢游沟内，这时候，在下游出口安上网兜，上游入口筑埂拦水，我们在草沟从上往下打赤脚扒水而赶，草沟的鱼便全进网兜，所得的以鞋板大小的鲫鱼居多，也有翘嘴激背的白刁和麻点圆滚的鳊鱼。父兄终于要到故园水库上游的斋婆店用罾子搬鱼去了。我八九岁那年吧，夏日的黄昏，天色阴沉沉地暗下来，铁匠父亲从集镇铁业所打铁回来，对家里人讲，别人搬好多红黄鳍的鲇鱼，父兄便扛起家中的老式捕鱼器械——搬罾搬鱼去，我也跟在后面。我们从水库岸禾湾那边的浅滩一直往北走，远处，七里畈心的野草茵茵静默着，随天光的变暗渐渐模糊。到达河道排布水泥墩的斋婆店地方时，我站在黄生土的水岸而看，河道上游的水往水库汹涌地流着，澎湃咆哮，到处有捕鱼人喧语说话。想到里面鲇鱼的繁多，我便帮父兄放罾起罾。天色暗黑下来，渔火近近远远闪亮，映照得乌蓝色的水面如若撒满星子的夜空，和头顶高远的星天交相辉映，今天想来，仍历历在目。

# 万物已惊秋

安徽颍上 马晓炜

“云天收夏色，木叶动秋声。”盛夏的热浪还在激情涌动，立秋就急不可待地驱赶着丝丝凉意，匆匆走出夏天的领地，抵达秋天的地界。立秋，二十四节气之一，元代理学家吴澄说：“秋，揪也，物于此而揪敛也。”立秋表示暑去凉来，秋天开始之意，是一个反映季节的节气。古人分立秋为三候：“一候凉风至；二候白露生；三候寒蝉鸣。”意思是说立秋过后，刮风时人们会感到凉爽，此时的风已不同于夏天中的热风。接着，大地上早晨会有雾气产生，并且秋天感阴而鸣的寒蝉也开始鸣叫。

“早立秋，凉飕飕；晚立秋，热死牛。”立秋后，暑气一时难消，午后炙热的骄阳依旧炙烤着大地，如天火般热烈。而今年入秋为晚立秋，为三伏天的中伏，酷暑难耐的日子还要让人熬些时日。温度真正降下来，还要等待秋雨的催化，故有“一场秋雨一场寒”“十场秋雨要穿棉”之说。然而“秋老虎”无论如何的威风，但立了秋，人们已经能从空气中嗅到舒适的凉意，早晚也会有微微的凉风吹过面颊，那是孟秋时节最惬意、最熨帖的安抚。

与往年相比，这个夏天不但雨水少，而且高温天气持续时间长，盼立秋，盼着赶早告别“火炉”的烘烤，成了我和家人时常念叨的话题。就这样在不知不觉的盼望中，秋天翩然而至。最先忙碌的是父亲，他将阳台上种植花草的盆盆罐罐收拾利索，重新换上土，施足肥，念叨着民谚：“头伏萝卜二伏菜，立秋过后种白菜。”然后翻出从老家带来的白菜、萝卜、菠菜等蔬菜的种子，仪式感满满地开始秋种了。与土地相依为伴的父亲，一直靠节气来安排农事，什么时节种什么庄稼，每个节气有啥习俗，他心里有本账。这不，立秋了，该种白菜了。

我深爱的母亲病逝后，父亲被我们劝到了城里生活，无论居住在哪，他都不忘从老家捎带些

花草和蔬菜栽种到阳台上，那些沾满家乡气息的果蔬种到了我们一日三餐里不说，还跟随他落户在了我和弟弟们生活的南京、合肥等城市，这让漂泊在异乡的我们从此不再为乡愁所困。记得儿时，到了立秋，家家户户既有平整菜园、种白菜的习俗，又有用“啃秋”“咬秋”的方式，迎接秋天到来的风俗。

立秋当日，母亲准会从田里挑些成熟饱满的西瓜、香瓜、菜瓜等，清洗干净，放入一个柳筐里，用绳子系住柳筐，然后缓慢放入院中的水井里。这时依稀能够看到颜色各异的瓜拥挤在柳筐里。我想它们是压抑不住喜悦的心情，争相看看秋天的模样吧。到了晚上，母亲轻轻移开井盖，缓缓拉起绳子，井中的柳筐随着绳子的上升，哗啦啦滴水声犹如山上的瀑布从井中溢出，好像连小院都被丝丝缕缕的凉意给淹没了。

皎皎明月下，聆听着蝉儿的浅吟欢歌，全家人其乐融融围坐在一起，啃着清凉甘甜的瓜，听父亲讲古人迎秋、晒秋、摸秋和贴秋膘等有关立秋的习俗，懵懵懂懂中我明白了立秋“啃瓜”，既是“啃秋”，又是一道传承千年的民俗记忆。“风吹一片叶，万物已惊秋。”秋来了。

# 鱼缘

安徽巢湖 方华

很小的时候看过的一出戏剧，剧目已想不起来，但剧情还记得。大意是，一位进京赶考的书生，在一位渔夫的手里救下一条向他流露出哀求眼神的红鲤鱼。这条红鲤鱼为了报答书生的相知相救之恩，在书生路遇盗贼，身无分文，又忧思成疾，困足破庙的窘境下，化身小姐相见，为书生寻医问药，并赠以明珠，资助书生终得功名，成就一段良缘佳话。在中国的传统文里，这类相似的故事与传说很多，透视了古人一种人与自然和谐相处、及对美好新生活的向往。即便是在国外，同类型的故事也比比皆是，比如安徒生、格林童话里《渔夫和金鱼的故事》等许多篇目。

当然，当我在大湖的一片碧波里游泳时，是不会想到这些故事与传说的。我带着一只游泳圈，游得累了，便爬在圈上看湖光山影。西斜的阳光洒在水面上，微风过处，漾起一波波金浪。贴近水面看，似有袅袅的水汽升腾。一位渔民划着小舟，悠闲地收着下在水中的渔网，收上来的网上偶见几条小鱼蹦跳着。日暮的大湖，给我的心中传递着一种美丽、安详、神秘。

看着渔民驾舟离去，我也游向岸边。就在接近岸边时，水面忽地泛起很大的浪花，一道白光在水中一闪，溅起的水珠直扑我面。大鱼！就在我还未叫出声时，这条鱼竟从水里跃起，落在了我面前的滩地上。未经任何犹豫，我就扑了上去。鱼在岸边众人的惊呼声中，在我的身下挣扎、扑打，其巨大的力量，让我一时无法掌控。终于，我扣住了鱼鳃，将它拎了起来。在一片惊叫声中，我终于看清了手中的这条鱼，原来是一条足有三尺多长的白鱼，这么大的白鱼简直就是一个奇迹。

立即就有人上来讨求：“开个价，卖给我。”这时，我发现我的身上除了泥沙，还粘满了一粒粒的鱼子。再一看手中的鱼，鼓胀胀的肚子下面，鱼子正不断地向外涌出。我的心中忽地一软，似乎？不，我当时是肯定地看到了那条鱼从眼中向我流露出的哀求。“不！”在我向求购者说出这个字的同时，手一用劲，“扑通”一声，大白鱼回到了水中。

鱼似乎还未回过神来，浮在水面上。讨购者要下水，我立即拦在他的面前：“我不许你逮这条鱼！”在拉扯时，我看见那条鱼在水里摆了摆头，打起一个水花，往水里一沉。“没见过你这么个孬子。”讨购者抱怨。我随口安慰：“要是再逮到一条就送给你。”在一片叹息声中洗了洗身上的泥沙、鱼子。一转身，“啪嗒”一声，一件物体从水中跃起，落在我的脚边。又是一条白鱼，一尺多长。我有点目瞪口呆。

“嗨，你刚说了要送我的。”那位讨购者急急地跑了过来。我愣愣地将鱼递给他时，心中忽生无限感慨与感动。是偶然？还是为了一份我随口而出的承诺？这时，我想起了小时看过的那出戏剧，那条红鲤鱼，那位书生。再放眼大湖，青山绿水，白鹭红日，大自然，如此和谐，天地间，如此祥和。